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朱萬曙
胡益民 主編

(明)程敏政輯撰

新安文獻志

何慶善于石 點校 易名 審訂

黃山書社

朱萬曙
胡益民 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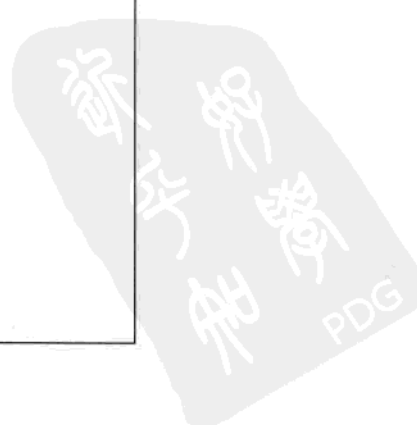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(明) 程敏政 輯撰

新安文獻志 三

何慶善 于石 點校
易名 審訂

黃山書社



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二

行實 儒碩五

東山趙先生沔行狀

詹士南

先生諱沔，字子常，姓趙氏。其先隴西人。唐中和間，有諱思者，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。八世孫曰安慶，時方寇亂，率義民剿平之，事聞，授西隅總管。安慶生光祖，爲宋京庠學官。歲大侵，出廩賑貧，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。二子，次曰大振，淮東漕司總管。大振二子，長夢營，將仕郎。夢營二子，長彌孝，浦江稅官。彌孝子象元，號可齋，才識超異。元平江南，徽既下，鄰邑有持兵未服者，將加屠戮，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，而屠戮不行，由是貳令休寧。遷婺源丞，改授信州司獄，以疾辭。既而朝京，授杭州仁和令，未至卒於揚州。二子，幼曰克明，號松莊，孝友敦厚，鄉稱善人，實先生之考也。娶同邑汪



氏，生五男二女，先生最幼。

初，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於懷，覺有娠，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，先生生焉。資稟卓絕，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。及就外傅，讀朱子四書，疑難不一，師告以「初學毋過求」，意輒不釋。夜歸取文公大全集、語錄等書，繙閱五鼓始休。由是有悟，遂厲志聖賢之學，不事舉子業。

少長，遍詣郡之師儒，遂有負笈四方之思。鬻恒產以爲裹糧、執贄之具。親友或議其非，弗顧。

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，歲丁丑，往拜之。先生窮經，以積思自悟爲主，故其教人，引而不發，使其自思，一再登門，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。辛巳秋復往留一歲，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《春秋》之要。過嚴陵，請益於夏先生大之。問《易象》、《春秋書法》如何？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，夏先生嘆，以「徒費心力」爲戒，因出示其家傳《先天易書》曰：「此義《易》一大象也。」繼如杭，謁黃文獻公於官署。公以師道自居，不少借辭色，及誦所進書，大異之，待以殊禮。

甲申失怙。卒喪，謁翰林虞公於臨川，授館於家一歲，其所上書曰：「聖賢之道大矣，學者可不知其要乎。嘗聞之，吾之至尊至貴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，此心是也；

吾之至親至切，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，求放心之謂也。然非真有所見，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；非真有所得，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。所謂爲學之要者，庶幾在此。此泐之所以日夜憂懼，以求聞乎先覺之訓，而未之有得者也。然泐之幼也，聞江西有吳先生焉，行修道立，爲世表儀，而成己誨人，深悲空言之無益。及觀閣下所爲行狀，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。伏惟閣下察其有志，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，俾於人德之門，不致迷其所趨，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，可以反身而有得，則閣下之賜大矣。」

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「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」，具對，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；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，尤爲精切詳備，末乃舉朱子曰：「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，而熹平日所論，却是道問學上多了，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，庶不墮於一偏也。」又舉陸子曰：「追惟曩昔，粗心浮氣，徒致參辰，豈足酬議。以二說爲證，使其合併，於暮歲，微言精義，必有契焉。子靜則已往矣。」虞公評其後曰：「予常生朱子之鄉，而得陸氏之說，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，反覆究竟明白，蓋素用力斯事者，非綴緝傳會之比也。」厥後再往，公愈加敬異。及疾革，先生適在左右，凡喪事損益皆以爲托，諸子請先生狀其行。

歲丙戌，再游九江，則黃先生已捐館矣。有袁誠夫者，文正公高第，緝師說爲四書日

錄旨意，與朱子多殊，請商訂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。袁公心服，多所更定。

趙郡蘇公伯修，虞公之徒也，爲浙省參政，與先生友善。比人守邦畿，要同往，以母老辭歸。名其居曰「東山精舍」。虞公嘗爲之記，舉先生之言曰：「汭蚤歲學於鄉，求程朱緒餘，誦習經訓，辨釋其文義之外，無所致力焉，誠恐終身不足知，至畢世不能意識。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？切嘗思之，以求塗轍之正，至於道南之嘆，而有感焉。蓋其屬之龜山者，必有所在，而豫章、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，亦非有他道也，不然羅、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，無文采以垂於後，其所學者何學？所事者何事？而吾朱子所謂『潛思力行，任重詣極』者，亦將何所指乎？此精舍之作，所以願盡心焉者也。」

其於大學，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，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，故「明明德」「新民」傳中無學者工夫，而「修身」傳中無聖人氣象，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而逆推其用力之序，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，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。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，程子所謂「講明義理，分別是非」之類是也。致知是程子所謂「明諸心」。又云，潛心默識玩索久之，庶幾自得之類是也。二事不可合爲一，惟程子言之甚明，若曰「致知在格物」「在」字之義不同，遂疑格、致分而爲二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，修身在正心，謂二者合爲一可乎？且聞明道先生謂「學者若無事可行，且去靜坐」之言，而伊川

先生每見人靜坐，輒嘆其善學。及朱子得於羅、李二公所相授，亦必危坐終日，以「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，而求其所謂中者，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」是也。由是鷄初鳴則起，澄心默坐，涵養本源，以爲致思之地，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，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，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，於是造詣精深，而一旦豁然矣。

蓋雖雅志不苟於仕，而身則優爲。當四方擾攘，嘗論：「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，而所在浪戰，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，使臺省貴人、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，仗行省討亂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，而誅求劫奪之弊，反覆壞爛之田，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。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，而上官方且守故常，不知通變長久之道。賞罰不明，故是非淆亂，而治安撥亂之術，行軍克敵之方，皆廢不講，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？」大率近歲用兵之失，不越斯言，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。自精舍成，四方學者尊之爲「東山先生」云。

壬辰兵興，先生奉母夫人避地，盡心調護。及郡邑繼復，而夫人以天年終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，其主將慕先生名德，禮羅不至。丁酉，寓於衢之柯山。己亥，結茅於星溪之古閩山。山深閭寥，人事幾絕，潛心著述。雖當顛沛流離，而進修之功不少輟。壬寅春歸東山，時大明龍興，創業金陵，吾邑已附屬六年矣，有司屢奉命徵辟，繼以議禮召，皆以

得疾辭。

己酉，起山林遺士共修元史，先生在召中。暨竣事，得請還。未幾疾復作，十有一月丙申，而先生捐世矣，得年僅五十有一。於戲痛哉！

配同邑程氏。女二人，長適汪獻，次適蘇旻。男一人，夢吉，甫入學，側室朱氏所出也。

先生孝養二親，出乎天性。居喪哀毀過禮，事諸兄備盡敬友，撫幼以慈。三兄歿於他鄉，諸子不能為喪具，先生奉柩歸葬。從兄子弼有遺孤，先生撫之成立。當賦斂繁重之際，俾能保其恆產。吳氏甥失其恃怙，無所依，為之收養。若此者，在先生皆所優為，有不能殫述者。

新安自朱子後，儒學之盛，四方稱之為「東南鄒魯」。然其末流，或以辨析之義，纂輯羣言，即為朱子之學，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，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，故其讀書，一切以實理求之，反而驗之於己，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。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，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，具有成書，先生受而讀之，猶謂未知為學之要。常曰：「讀書最患多疑，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，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。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，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。」

其於窮經之要，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。其初見黃先生問年，答曰：「己未。」黃先生曰：「先吾刊《六經補注》之歲也。或曰：『書刊矣，恐無讀者。』予曰：『當是讀者未生耳。』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！然《春秋》托始之歲亦己未也，斯文緣契實在斯乎？」先生請問窮經之要，惟告以「在乎致思」。問致思之道，乃舉一事爲例，《禮》曰：「女有五不娶。」其一爲「喪父長子」，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。如使其言已然，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？先生思之久，而後得其說，曰：「此蓋宋桓夫人、許穆夫人之類爾，故古注言無所受命，猶未失也，若喪父而無兄，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。」黃先生大稱善，遂授以求《春秋》書法，曰：「『楚殺其大夫得臣』此書法也，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。『夫人姜氏如齊師』此書法也，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。『夫人姜氏如齊師』此書法也，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。『先生受其說，退而思之久，乃悟其意，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，魯史書法；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，聖人書法也。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，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。先生即黃先生《六經補注》等書，取凡爲《春秋》說者，參以耳聞，類萃爲《春秋師說》三卷；復因其意，爲《春秋集傳》十五卷。

既而求之於經，終有未盡聖人之意，因思《戴記經解》有曰：「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之

教也。」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，苟不屬辭比事，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，未有得其說者，蓋左氏與杜注有得於魯史遺法，主史以釋經，而不知有筆削之法，至若《公》、《穀》「啖趙陳氏」，俱有屬辭遺意，則知求筆削之旨，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，二者各得一偏，不能無弊，合而求之，具見得失。由是不傳之旨，煥然復明，每謂非黃先生教以「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」，則不得其門而入也。及重改集傳，越四載始克成編。復思是經倫類區別，爲義至精，參互錯綜，易相矛盾，苟不推類以通之，豈無遺憾。遂著《春秋屬辭》八篇，雖萬變不齊，始終各有條理，於是一經本旨方完。每謂苦思之功，若有神助，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。

又以爲《春秋》必考《左傳》，事實爲先，杜元凱、陳君舉皆有得於此，而各有所蔽，因著《左氏補注》十卷。吾鄉風林先生，亦以窮經爲務，而莫肯雷同，一見是書，輒曰：「前無古人。」《春秋》之旨論定於此矣！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，以《春秋屬辭》、《師說》、《左氏補注》下商山義塾刻梓，以廣其傳。然《屬辭詳著》、《筆削之權集傳》乃明經世之志，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，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於一。至「昭二十七年」而賚志以歿。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，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，參互考據足成之。若尚誼，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。

其於《易經》，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，又曰：「易象與《春秋》書法廢失之由，大畧相同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。」先生《春秋本旨》既明於《易》，寤寐不忘致思，每有所悟，則喟然曰：「黃先生豈欺我哉。」嘗曰：「《春秋》文義，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；於《周易》亦必見其說，如孟子之論《春秋》者，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。」先生常作《序卦圖說》及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》。大畧以為，義皇設卦繫辭，名之曰「易繫辭傳」，上篇所贊皆其事也。神農、黃帝氏繼作，各因義皇之《易》，別定卦序，自為一代之書。逮夏而商，其辭則世有增益，蓋無不備，皆為占筮之用，「連山歸藏」是也。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羸里之難，乃本義皇之《易》，因其交易對待、反易相因之象，定於上下二篇，以天地之道，明君臣之義，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，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。其辭之所繫，必有關於此者取之，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。逮周公相成王。二叔流言，召公不悅，亦有感於先王憂患，故乃即卦爻象象，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，作為爻辭，與先王之書相表裏。以其製作之旨，視「連山歸藏」少異，題曰《周易》。其書與二《易》俱掌於太史，占筮家得通用之，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。孔子曰：「《易》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？是故其辭危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懼以始終，其要無咎。」此《周易》之本義。蓋先生所求論《周易》本旨，如孟

子之論《春秋》者，卒有得於夫子斯言，而不假乎他求也。

詩，五言初學六朝，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；近體則學乎唐人。其爲文，曰必以理勝爲主，然後命意遣辭，則沛然矣。

烜竊觀先生之學，以積思爲本領，以自悟爲歸宿，勉夫切己向上之工夫，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，豈偶然哉！烜自獲交先生，不以疏謬，進而教之，往來請益，遂得聞窮經之要，及春秋筆削之旨。自悔其前學之非，而惜聞道之晚也。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《周易》象學，而先生遽已謝世矣，何後學之不幸也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，非人所得測識歟？

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，烜末學膚淺，何足以知先生哉？然受知最厚，義不容辭，姑述所見聞如右。碩學君子尚表章之，俾垂永久，非惟先生九京有光，實亦斯文之幸也。諸生星源詹烜謹狀。

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

吳學諭

先生諱克寬，字德輔，一字仲裕，汪其姓也。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於祁門縣北之石

山；至諱釗，徙居縣南之韓溪。五傳有兄弟七人，併有才名。其第五子世容生深，深生敏，敏生黻，黻生二子，長若思，無子，以弟若谷子僑爲嗣。僑補試中國學進士。生曄，曄生燦，字明夫，繼家學。時羣從昆弟，爲諸經講師，學問文章矩範鄉邑。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，字榮夫，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，學於雙峯饒子之門。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。二教及東山問難叩懇，悉得其蘊奧。祁邑理學之盛，自一公發之。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廬窗趙先生介如，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。至元初，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，道過祁門，訪求東山，與論舊故，將薦諸朝，東山固辭。明夫無子，東山有五子，稔聞家庭之學。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，是爲「中山處士」，記識博洽，議論慷慨，嘗著《便民二十條》，力陳當世要務，欲上之臺省，不果，聞者惜之。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，生五子，次四，是爲先生。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，先生生於桃墅里第，生而有異。處士君謂康夫人曰：「吾祖考積善，陰德多矣，或者食報於是兒，興吾宗乎？」

甫六歲，石溪教之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隨口成誦，日記數百言。後二年冬，石溪謂處士君曰：「吾老矣，不及教訓諸外孫。汝第四子骨相匪凡，宜擇師善教之。」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，每屈其師，日益月異。至十歲，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，因取東山問

學於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，與先生觀玩，遂於理學寢悟。乃取朱子四書，自定句讀，晝夜誦讀，恍知爲學之要，專勤異於儔輩，或達旦不寐。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，謂處士君曰：「是兒讀書過勤，脫或因是致疾，不可不戒。」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：「讀書以養氣爲主，不宜過勞。」先生曰：「某自樂此，不爲勞也。」自是讀六經、諸子、歷代史通鑒綱目等書，悉皆成誦。

延祐四年丁巳，先生年十有四歲。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，先生一見揮筆成篇，鄉先生驚異曰：「此天才也！」明年戊午，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，以激厲後進，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，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。至壬戌春，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，拜可堂吳先生仲迂於州學。吳先生謂諸門人曰：「新安汪克寬遠來從游，穎異絕倫，勇於爲學，他日必有所成。」及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生。曰：「讀書明理，蘄體諸身，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。」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，遂篤志聖賢之學。既歸，葺故廬闢書齋於居室之東偏，扁曰「思復」，銘於齋壁，以自勵焉。

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，勉先生充貢，先生答以：「吾斯之未能信，蠟等謀進，某何敢然？」至泰定丙寅春，聞嚴陵吳先生朝陽，以《春秋》登甲子進士第，任鄱陽丞，特往訪之。朝陽先生聞其言，喜曰：「子可謂真知作《春秋》之心法矣。」是秋，邑長令聞先生

學行邁異，時輩舉應江浙鄉試，即中前列。次年春，先生至京會試，論《春秋》，與主司不合；又兼對策切直，遂見黜於中書。先生欣然南歸，遂奉養之志。時貢待制師泰曰：「德輔年妙而質純，才優而學博，賈勇秋闈，即中高等，上之春官，輒不偶於主司。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，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，天道之無常也！」

先生歸自京師，刻勵爲學，痛自修飭，遂厭科舉之文，慨然曰：「道不行於當時矣！」乃取聖人手筆之《春秋》，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，以胡文定公之傳爲主，而研究衆說，會萃成書，名之曰《春秋經傳附錄纂疏》。翰林學士虞公序，行於世。《易》有《程朱傳義音考》，《詩》有《集傳音義會通》，《禮》有《經禮補逸》，《綱目》有《凡例考異》，其餘論著未可枚舉。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，造詣深劇，故爲文畧不經意，而渾融典雅。

其教學者，誘掖獎勸，無不成人。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，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，意氣相得。尚書巢深先生汪公，謝事家居，因遣其孫世賢，執經先生之門。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，從游甚衆。先生嘗語學者曰：「聖賢之學，以躬行踐履、操存省察爲先，至於文章特其餘事。」鰲峯、玉署諸老，交欲以文章舉薦，而先生篤志著述，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。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環繞，稱曰「環谷」，四方學者皆曰「環谷先生」。

仍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，先生夜半奉處士君行遷於別室以居，奉養備至。是年九月，處士君以疾卒。先生哀毀逾禮。

至正壬辰，蘄黃兵至，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，所居房舍資財，爲賊焚掠殆盡。篋瓢屢空，先生晏如也。自是連歲兵戈擾攘，至聖朝戡定禍亂，先生始返故廬。

洪武二年正月，朝廷命行人賚幣禮聘先生至京，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《元史》。是年九月事畢，特旨一班俱留祿仕。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，乃命禮部設宴，賜白金三十兩，綵段二表裏，給驛而還。

先生抵家。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，年六十有九。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：「吾歿則祔於盛村之先塋。」其孤遂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，遵治命也。

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，勤儉以相成其家業。程夫人生與先生同年，卒於先生前十九年癸巳五月八日。子男二人：曰希，曰偕。女二人：長適同邑李傑夫，蚤卒；次適同里謝子原，子原卒而守節，誓終其身。孫男六人：銓、鐔、錠、鉞、鏹、鏹。

國英蚤歲從學於先生，訓迪最深，辱知於先生最厚，敬述其梗概於右，俾其孤乞銘於當世之名公，以圖不朽焉。門人長洲縣學教諭歙人吳國英撰。

明故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睿行狀

程汝器

先生諱睿，字仲魯，號「貞一道人」；晚年尙喘疾，自稱「貞一病叟」。汪氏世居徽之婺源，號巨族。先生曾祖諱瑗，祖諱賓，考諱閏，俱寬厚禮讓，不希仕進。先生賦性聰敏，穎悟過人，幼知務學。年十二，能賦詩，十五能屬文。夏不就涼，冬不附火。其族叔祖古逸翁，喜其性質超邁，務學之勤，收教之，日誦經傳千餘言，凡有疑難，必籍記逐一問辨，其志愈篤，同舍咸推讓焉。未幾翁捐館，是爲至元戊寅夏四月，先生執弟子服衰，哭之慟。其子淮瀾，先翁亡逾年，其孫奇樹、奇芳，力不能葬。越十有九年丁酉，先生禮葬於里之高路。

先生既冠，游於江淮、兩浙，一時知名之士，莫不器重。

至正壬午秋，嘗應浙江鄉試，不合有司，歸家。取友於鄉里，如倪仲弘、鄭子美、朱允升、趙子常、呂安貞諸先達，相與討論。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，即里之碧雲庵僧舍，窮日夜潛心諸經子史，靡不研窮考訂，融會貫通。性命道德之原，古今事物之變，至於山川岳瀆、草木昆蟲，凡天之所覆、地之所載者，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，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，體